

迴鹿

我第一次聽見她的故事，是在前往鹿野的旅行。

那次旅行，原意是要蒐集日本殖民對台東原住民文化的影響，這將是學期結束前，我要做的一堂報告。我已大略了解當日本軍隊進逼到台東部落，幾場激烈的衝突。然而，那只是學院裡的紙面導覽，來到鹿野的第二天，搭車穿越海岸線前往都蘭山，海風依舊翻攪海面，一百年前的改朝換代，慘烈的殺戮就曾在我的踏著的海岸線進行。

我聽說那年，日本軍隊在都蘭山下遇見卑南族族人的反抗，那是南王部落的聖山，族人拿起弓箭、彎刀和土製的槍枝對抗大砲，他們在失敗時高唱聖歌，失敗是面對槍砲文明的必然下場，但心不會死，當日本大佐下達殺戮命令時，日頭突然暗昏。順著海岸線下著冰雹。

那道命令明白斷絕，卻不將在歷史留下呼聲。海風鳥啼夾雜軍士的叫喊，卑南族的頭目和勇士排成一列，他們最後的心願是面向都蘭山，當武士刀斬落，頭顱和身體分離，鮮血染紅洛神花，平原無語，魂魄就可奔向祖靈的山。

都蘭山在斷落的頭顱處升起，最後一瞥，山以神聖包容所有的死亡殺戮和瘋狂。部落耆老口傳，日本大佐沒有答應最後的願望，也許是害怕魂靈的詛咒和復仇，軍士挖坑埋葬勇士的身軀，遮蓋帶著怨氣的眼神，日本人來了，強迫勇士的妻子遷離部落，小孩開始學講平假名，向神社朝拜。軍隊繼續挺進，日後在花東縱谷遭遇另一個部落的反抗，但他們很快就將抵達島嶼的邊緣。

一百多年後，我站在陽光妖媚的海岸，由一名嚮導帶領，太平洋彼方的海妖沉睡，我的頭顱輕易地面向都蘭山。我說，我希望聽到更多反抗的故事，似乎那樣才能餵飽我的血液。那名族人的後代以文史嚮導的角色繼續訴說，那年，族人趁夜色挖出勇士的身軀，面向都蘭山，進行直立棺的傳統葬禮。每名勇士手持長矛，準備發出震動海岸的怒吼。「當年年輕頭目的新娘帶著遺族和小孩度過卑

南溪，種植稻米、檳榔花和蔬菜，和漢族打交道，發展成新興的村落。在隨後的六十年，每天向都蘭山禱告，相信頭目將會返來。」這樣告訴我，那是卑南族的習俗，冤死在外的魂魄必定會找路回來，或許變成了百步蛇、變成穿越平原舞動的蝴蝶，變成一頭水湄邊的鹿，遲早都要歸來。

我為什麼會對這個題目一直感到興趣，從教《台灣史》的第一堂課，我忘不掉東部這段充滿著血淚的歷史，幾乎，是台灣史觀所忽略的，近代的原住民在一波波的文明進逼下失去了他們稱為神聖的事物，他們的生活方式，一把失落了獵場，逐漸生鏽的彎刀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回到台東，告慰我血液裡的遺傳，當年，我的某個祖先從山裡走出來，前往嘉南平原討生活。每個學期的最後一堂課，我總會展開這段回顧。

我總是這樣告訴年輕的學生，歷史不僅是年月日的總和，不要只是背誦那些事件的時間表，要回到現場，要進到事發的河谷。一百二十年後，我乘坐的車輛轉向鹿野，想像沿路陽光底襯下的點點殷紅，就是傳說中那名新娘的心頭血，變成了土壤裡的恨，變成了鬼。黝黑眼神的嚮導說：「你看，現在是台東紅花盛開的季節。」油菜花的季節，金針花的季節輪番更替，但是年輕頭目再也不會回來了，離別的第一夜翻騰和煎熬，傳說日本軍隊即將攻進部落，他們連夜渡過溪，尋找新的日子。更早以前的傳說，卑南族的男孩愛上了阿美族的女孩，在部族彼此仇視敵對的年代，愛情其實是詛咒，戀人循著同樣的路徑渡河，傳說他們取了新名字，因為愛情而跟自己的血緣割切，成為這個村落的第一個家庭。當我們經過時，家戶沉寂，台東浸浴在午後即將消逝的暖陽，有那麼一會，我以為長夜即將騎著黑馬從天而降，突然又想著，念頭迅速的播種，她也曾經來到此處嗎？

我想著，日後在課堂上，怎樣跟學生講述這名頭目的新娘和他們那一代的故事，我甚至想找到一張有她的圖片，或者曾經在那本書上，留下了那個時代台東部落的照片，布農族獵人穿著傳統服飾，手裡拿著過冬的獵物，和西方來的傳

教士打個照面，在山路邊的文明的啟蒙洗禮，於是也就留下了紀錄。

此刻，小葉欖仁樹鋪滿落葉，捕捉我們到來腳步聲和足跡，許多年前，那名傳教士沒有留下太多的紀錄，一名無名的獵人就只是匆匆的一瞥，卻成為了永恆，我們終於能夠略知一百年前布農族獵人的面相。

每次，前往台東的旅行前，我總會找到那張黑白照片，看著，神思一會兒即飄到了鹿野的平原，縱谷環繞，一個晴朗的日子，那名獵人繼續悄無聲息的行走，深入平原的高處，他沒有收下傳教士送他的十字架，帶著弓箭在溪旁和鹿群對望，鹿興於野，沃土蔥綠，死亡前的一刻異常的安靜，群鹿還沒有見過人類，還不懂得害怕。很快的，在平原盡頭隆起的山巒，只有都蘭山就將歸結這一切，花和遺忘，頭目的彎刀舉在冷風中，割下鹿的頭顱，以鹿血對著都蘭山祭拜祖靈，「接下來的冬天就好過了。」他們從沒有見到群鹿的鬼魂在原野行走，想尋回自己的眼睛。

我和嚮導站在縱谷邊，想像著這場華麗的狩獵。百年前，漢人的稻浪已開始收割這片田野，像是金黃楓葉上的蟲咬痕，我突然問道：「你們長年住在台東，還有沒有去打獵呢？」他搖搖頭：「小時候好像有，現在都沒有了。」他望著南橫東端像天空的屏風聳起的山脈說，進去那裡面，也許在海端鄉霧鹿那邊再過去，還維持著打獵的文化。

我聽見霧鹿這個地名，心頭一驚，知道無論走到多遠，我終究要去面對自己的起源，好像我早晨泡的一杯薄荷茶，無論來到那裡，都還是英國的起源。我們一起嘆息，是目睹鹿野的日出，一場華麗的出征，我所想到的事。那年，霧真的瀰漫在天地間，當獵人出發獵鹿，手持彎刀，背負弓箭，幽靈的眼睛沿路跟隨，向草叢深處的群鹿示警，草原草長林深，到處都聽得到嘶嘶作響的逃竄，等待箭從無名之處射來。我從行囊間拿出筆記，記下這個想像，我該如何跟從沒有遇見獵鹿的學生，描述那隻箭射出去，所有生靈屏息，生死就在剎那間的一刻？我停止所有的動作，腦裡卻想起那名頭目的新娘，好像我的鮮血已經凝固。

她也曾經來到這裡嗎？那名頭目的年輕新娘，一個世紀的飄零和飄落，像楓香葉的歸落土壤。應該，真的有一種稱為命運的東西。一百年前，都蘭山就是一座蒐集靈魂的山。她帶著族人越過卑南溪，定居，躲過日本軍隊的追討。騷動稍稍平靜的年頭，她依循巫師古禮作法占卜，豐碩的稻作遮掩了等待的眼神，像天空濃濃的雨雲，卻遲遲不能降下甘霖。在她活著的歲月，從沒有放棄等待頭目魂靈歸來。在紀念日來臨時，她終日流連都蘭山，歸來時臉上帶著神祕笑容。年月盡去，新娘漫無盡頭的等待最後變成村落向晚就懸掛的燈籠，畫著鹿的圖紋，說是紀念頭目年輕時的一場狩獵。有經驗的獵人說，鹿像是死去親人的魂靈容易受驚嚇，必須靜靜地等待，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樹，風的安馴，等待鹿群走進箭的勢力範圍。

遠望阿美族人傳說世界的第一道陽光，正從海岸向著山脈緩緩推進，那是誕生月光和族人的子宮口。我看見當年頭目後代興建的部落，村落前的廣場曬著玉米，結晶一樣的色澤，一百二十年後，時間的結晶繁衍成村前的榕樹，大片的綠蔭正在唱歌。

那名被時間遺忘的新娘，高懸的燈籠，傳說她最後的遺願是：「將燈籠亮著，照耀回來的路，有一天我們都將歸來。」族人將她埋葬在海岸邊的祖墳，面向都蘭山，漫長的等待是她沒有寫下的墓誌銘。但是，年輕的獵人從日出走到日落，箭端沒有射出彩虹，驚嚇的鹿群不再現身，鹿野已成無鹿之鄉，一路只聽見風流動的笑聲，乾燥的喉嚨嚥下水的聲響。鹿興於野，鹿也失於野。最後，在當年最接近都蘭山的平原，一頭母鹿抬起頭靜靜望著獵人，眼神沒有害怕，草綠著琉璃珠般的綠。

沿路無語，我繼續蒐集台東的照片和風景，跨過卑南溪，眺望池上遠處的金黃稻浪，許多觀光客騎著腳踏車，成為金黃風景間的點點流蘇，嚮導停下車，看著我，「你是明天中午的自強號回台北吧，這段時間內，你還想去那裡嗎？」我猶豫一會，講出我終究必須返轉的那個地名：霧鹿。

此刻霧中還有鹿會現身嗎？第二天清早當我們抵達霧鹿部落，在群山間偶而聽見安靜的狗叫聲，斜坡通向霧鹿國小，民宿前的風車伊呀伊呀地響著，顯得格外的響亮，但沒有更多的遊客來到。

嚮導說，他把車子停在霧鹿國小後面，靠近祭祀場的停車場，我一個人走著，「啊，這時候山櫻花都開了。」每棵樹流著殷紅的血，花不過是疼痛的哭聲。我穿過霧鹿國小的操場，感受房舍間孩子好奇的眼光，下課時響起〈孤挺花〉的旋律，也許就這樣周告著山間的韻律作息。

嚮導等我走過祭祀場，一起爬一段山路到那座涼亭，多年後，我又看見日本人從日俄戰爭奪過來的兩尊砲台，當年，日本人來建公路，遇見布農族人的反抗，就用大砲對著溪谷對面的高山砲轟，那頁被遺忘的「霧鹿事件」改變了布農族人的命運，他們沒有逃跑，繼續守在自己的家鄉跟日本人對抗，兩尊已生鏽的砲座留在山裡面接受雨淋風吹，祭祀場上死去的鹿流乾了鮮血，跟祖靈報告人間的災難。

我坐在涼亭裡，就是這個位置，好像就是我應該得到的位置，心中默默唸著外祖母的族名：「我回來了。」好像我就是那頭流血的鹿，我的靈魂仍然流連著山櫻的芳香。風聲斷裂，我彷彿聽見溪水在遠處的韻律，有時覺得可以聽見葉片從樹枝掉落進土壤的呻吟，那只是個幻覺，透明的風卻足以攪動彩虹的心緒，在霧鹿，感覺自己彷彿從子宮口返回生命的起源，圍繞羊水的原鄉，在非常安靜的地方，那群孩子就快吃中飯了。

我們逗留在山上，群山環繞，我說，我會對這段歷史念念不忘，大概和我外祖母是霧鹿部落的頭目女兒有關係吧，「我記得好小的時候，暑假，我就住在霧鹿部落。」雖然，日後的遷徙已經夠遠，足夠抹去所有的記憶，好像我有一部分的靈魂留在台東的山水間，夜間聽著溪水唱歌，白天到鹿野和池上的平原遊蕩，我說，自從我聽說那名頭目新娘的故事後，我一直想像著，其實，她就是我外祖母的祖母，她是所有兒子的母親，所有人的等待，我要用我的回來跟這塊土

地說，她長久的願望在一百年後已經實現，一隻迷路的鹿已經歸來。

那時，卻又是回去的時候了，嚮導對著我笑著：「你得到你所要的了嗎？」
一個忙碌的學期緊接著又將展開了，但此刻，唯有此刻，溪谷沉寂，山櫻盛開。